

唐五代两宋词简析

微睇室说词

刘永济 著

中 华 书 局

唐五代两宋词简析

总 论

词体的形成，约有四源：第一，是六朝以来尤其是南朝的小乐府；第二，是唐人的律诗、绝句；第三，是民间的新曲（《宋史·乐志》说：“民间作新声者甚众。”又政和间乐府奏言：“燕乐之诸宫调多不正，皆里俗所传。”今人从敦煌收集的《云谣集杂曲子》，更是唐代民间流传的曲子）；第四，在音乐方面，除原有的乐调外，有许多来自边疆民族的词调。这四个来源中，从形式和作法方面说，则唐人律、绝的影响要算是最直接的了。唐人唱律诗和绝句，起初是由乐工采取诗人的诗，加以裁截重叠，成为长短句，方始合律。至宣宗李忱时代，始有诗人按谱式为长短句者，如白居易有《忆江南》三首，刘禹锡题“春去也”二词曰“和乐天春词，依《忆江南》曲拍为句”，即其明证。

五代、十国是我国历史上最紊乱、最黑暗的时代。那时唐朝在黄巢起义以前，中央大权早已移于强豪军阀手中。自朱全忠（国号后梁，传二主凡十六年）篡位以后，李存勖（国号后唐，传四主凡十三年）、石敬瑭（国号后晋，传二主凡十一年）、刘知远（国号后汉，传二主凡四年）、郭威（国号后周，传三主凡九年），相继篡夺，这就是所谓五代。他们轮流占据中原地区，直到宋太祖赵匡胤才统一。此外，边区则有刘崇（国号北汉，传四主凡二十九年，据有太原十州）、王建（国号前蜀，传二主凡三十五年，据有川汉六十四州）、孟知祥（国号后蜀，传二主凡四十年，据有山南及剑南四十六州）、高季兴（国号荆南，传

五主凡五十七年，据有荆、归、峡三州）、马殷（国号楚，传六主凡五十七年，据有湖南北十州）、杨行密（国号吴，传四主凡四十六年，据有江淮二十八州）、李昇（原名徐知诰，国号南唐，传三主凡三十九年，据有长江下流二十一州）、钱镠（国号吴越，传五主凡八十六年，据有浙东西十一州）、王审知（国号闽，传六主凡四十九年，据有闽中五州）、刘隐（国号南汉，传五主凡六十七年，据有岭南、北四十七州），分别割地自主，这就是所谓十国。还有北方的契丹也乘隙侵入，燕、蓟十六州就是这时被石敬瑭割给契丹的。

这些大大小小的国君互相争夺，在他们的统治区内，赋税苛重，兵役繁兴，甚至专以严刑重罚，杀人立威。当时人民的生活非常痛苦。有时因战争关系，人民至于绝食，军士至于吃人。惟边区十国比中原安稳些，赋役也比较轻些，而江南与四川地方肥沃，生产力渐次发达，加以南唐与西蜀的国君颇爱文学，自能填词，所以文人才士都萃聚于这两处。西蜀词人最多，后蜀赵崇祚编辑的《花间集》，共收词人十八家，词五百首，其中除温庭筠、皇甫松为唐人外，大多数是蜀人或游宦在蜀的。（只和凝是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五朝人，张泌是南唐人，孙光宪是荆南人。）南唐作家则无总集，然而影响宋代的词人却在南唐，如李后主煜及他的宰相冯延巳都是与北宋词有密切关系的人。我们于五代词人中应当特别注意他们二人。

五代、十国的紊乱如前所述，那时的词所反映的多是荒淫享乐的景象，反映人民生活、社会状况的，几乎没有。我们从统治者的荒淫享乐这一面，便可知被统治者痛苦的一面。又有些文人，因生当极乱的时代，无心也无法挽救统治者的堕落，又不能洁身而退，于是也以醇酒妇人陶醉自己，不知不觉便成了一般的风气。于是那时的词便都是用来描写男女相悦的情

事，内容不出悲欢离合四字。但是他们各出心裁，用各种不同的写法来表达同样的主题，形成五光十色的景象。我们比较读来，在艺术上会看到许多表达情感的方式。并且齐、梁小乐府和民间歌曲以及唐人入乐的律、绝，本来多是描写男女情爱的，因之，五代的词可算是它们的继承者。还有一点，在五代的词中看不出作者个人的情思，只有其中少数人，例如南唐李后主，因为他先为国主，享受荣华，后来身遭亡国惨祸，所以他的一部分词中有国家兴亡之感；又如李珣，因为他的祖先是汉化的波斯人，不曾爬上最高政治舞台，所以他的一部分词中带有隐逸的气味。此外，还有李珣、欧阳炯的风土词，具有特殊地方风俗的色彩。这些都是在描写男女相悦之外扩大了词的视野的作品。

北宋初期的词仍离不了五代的风气，那时的词通常是士大夫燕客时歌唱来娱宾的，所以称词乐为燕乐。但是在这些作品中，有时也可把作者对政治的情绪和他的人生观连带流露出来。这就是后人所谓“流连光景，及时行乐”的情绪。这种情绪，从好的方面说来，是和《楚辞》中“恐年岁之不吾与”、“恐美人之迟暮”一样的。这是感觉人生倏忽，恐盛年一过，则所学、所志皆付之流水，愿及时有为的意思，不过直说嫌于自炫，故托之及时行乐。从坏的方面说来，就不免有“今朝有酒今朝醉”的颓废思想了。这两种如何分别呢？那就得把作者的地位、行为、学术以及与当时政治的影响，各方面联系起来看，不能孤立地看。大概宋初词人都是士大夫阶层，他们都各有一肚皮的经济才（这原是经世济民的意思，至是否真能这样，乃另一问题，与现今所说的有所不同），但是实行起来，每每遇到挫折，就不免有些感慨。加之原来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很多，始终是党同伐异，使有为之士不能久于其位，例如范仲

淹、晏殊、欧阳修、王安石等虽居高位，都不免此。苏轼在那时是因反对新法病民，受党祸最烈的一人。与他交游的，如秦观、黄庭坚等也同陷入党祸之中，遭到谪贬而死。苏轼的词在北宋是一大家。他的词风就是“一洗绮罗香泽之态”，把自己整个面貌、胸怀和学术都呈现出来。在宋初，词的品格是提高了，范围是扩大了，提高、扩大到和诗相等。同时有柳永，他这个人落拓不羁，功名不得志，因而生活放荡，专在勾栏中混，替妓女作了许多言情说爱的词给她们唱，他自己也与她们有了感情。他顺着五代抒写爱情的小令把词发展成长调。因为长调更比小令便于描写，所以他的词是长于铺叙的。在他的一些词中，也反映了北宋未乱以前社会经济的繁荣、市民生活的逸乐。他有首《望海潮》词，把杭州的都会繁华写得很具体，甚至有人把金主亮的起兵南侵说成是因为听到唱这首词而引起垂涎。这当然只是一个传说，但说明他的铺叙的能力是很高明的。他的词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，是尽可能采用了人民口头语言，所以流行最广泛，人民都爱唱，那时就说“凡有井水饮处，即能歌柳词”。这一来也就把专供士大夫燕乐的词风大体上改变了。所以在词坛上与苏轼有对等的地位。一个是代表学人，一个是代表才人。一个是以豪放为主，一个是以柔丽为宗。一个把词拉上去与诗同等，一个为后来的曲开了门径。以后的词人不能越出这两派的范围，因之他两家可算是发展词体的代表。

填词在宋代已经从诗的领域中分割出一个疆土来，成为独立的文体，是新兴的文体，所以它能取得代表一个朝代文学的资格。在宋代，上自帝王，下至士庶，都能填词，影响所及，连金主完颜亮也能填词。由上述两大派中，又有滑稽一派发生。这种词，在苏、柳两家的作品中也有，两家以外的作者中

如秦、黄诸人也都有。但以此出名的，如仁宗元祐间的王齐叟，徽宗政和间的曹元宠，皆以滑稽语有名于河朔。他们全用人民口语填词，内容又以滑稽调笑为主，而滑稽调笑是后来散曲成分之一，由此可知此派与元曲不无关联。它与里俗新曲为近，与文人学士的雅调不同，因此不为他们所重而流传极少。（这其中或许埋没了一些与人民生活有关的作品，今已无从收集。但通俗的词，后来词人集中往往有之，可能是此派的余波。）论理，此时词的旧形式应有所变更，但除了上述两点外，无大改动，直至元曲家方始把新形式和新内容统一起来，因而元曲又与宋词分疆独立，在我国文学史上发出异彩。我们研究滑稽派之所以不能大变词体的原因，除不为文士所重外，旧的势力这时还很强，也是原因之一。旧派中的周邦彦既长文学，又善音律，他的词是与柳永相近的，所以后人把周、柳并称。他虽也写放荡生活，却大体上归之文雅，又音律谐切，技巧精工，因之他的影响在南宋最大。把他的词全部和作的有方千里、杨泽民、陈允平三家，即此可见他的影响之大了。滑稽派不能与之相敌。又当其时国势日衰，外族入侵，中原已成极乱之局，结果赵宋失掉了半壁河山，偏安江左。当时词家多为爱国热情所激动，填词便转入慷慨激昂的路数，滑稽词派也就被压倒。这种为爱国情绪所激动的词，是与苏轼的词派接近的。其中最显著的作者是辛弃疾，后人因此把苏、辛并称。在辛前有岳飞、张元干、叶梦得、朱敦儒诸人。辛弃疾本山东人，金人入侵，山东沦没。后来金主亮南侵被弑，金国内乱，山东义民起而反正。他是山东忠义军耿京的书记，奉耿命南归纳土。他虽想恢复中原，而南宋君臣偷安苟且，含耻忍辱，称臣称侄，献金献帛，一味求和，在宁宗开禧年间虽曾一度北伐，结果又因主战者韩侂胄无能而失败，从此不敢言战。辛弃

疾的一生志愿便始终不曾实现。他的词可分为两类：一类是慷慨激昂的；一类是悠游恬淡的。两类之不同，是由于他的一生出处无常。出则献身国事，填词多为慷慨之音；处则浮沉乡里，填词便有恬淡之趣。他与苏轼并不全同，大抵内容之富，苏尚不如他，这是两人所处的时代有所不同的缘故。我们可以称辛弃疾是词中豪杰，苏轼则只是学人而已。与辛弃疾时代相同的作家，如张孝祥、杜旂、陆游、陈亮等都有慷慨悲歌的词。这些人一方面是受时代的激动，一方面又是受了辛弃疾的影响，因此把词体更解放了。宋代词风，至此又一变。当南、北宋之间，还有一女词人李清照，这里可以附带提一提。后人论词，每喜把李清照同李煜并称为二李，原因是他们所遭遇的时代都是由盛而衰，都是经过国破家亡的惨痛，又都是能用寻常的语言表达深婉的情感。李清照词学甚深，在宋代词人中是能独树一帜者。虽一个是国主，一个不过是贵妇人，在词坛上是曾经取得同地位的。

南宋末年，国力日削，那时文人的作品，大都气格衰飒，即有愤慨国事的，也都带悲凉意味。如宋未亡前之德祐太学生，宋亡后遗民中之张炎、刘辰翁、刘将孙、邓剡，被虏人中之文天祥、王清惠等，皆不能如辛弃疾之豪雄，正是所谓“亡国之音哀以思”。这时有些词人把忧国之情寄托在咏物之中，其中如王沂孙便最有名。他的词从技巧上说是长于比兴的，然而辞气不振，故宋亡以后，他未免屈节元朝。言为心声，于此可见。在他前后的作家，如姜夔、史达祖、周密、吴文英等，也还各有内容，各有成就；其他的人便不免专讲声音色泽之美了。从文学史整个过程来看，各种文体到了专讲求形式之美，便要僵化，词体到了这时，一般作者就渐归衰退，无甚可观了。

总结起来，词在唐、五代方始萌芽，体制短狭，内容简

单，到了北宋渐次发展，苏、柳两家为主要人物。中间虽然出现滑稽一派，却是变而未成。周邦彦出而重整词体，他是与柳永相近的。辛弃疾出，更恢张词境，是近于苏轼的。自此以后，近周的有姜、史、王、吴等人，近辛的有张、杜、陆、陈诸家。从大体上考察，仍不出柔丽与豪放两大流派。但是以前的词家都认柔丽为正宗，豪放为别派，因为词体是以柔丽开宗的。我们现在研究起来，柔丽一派的词多是抒写才情，而豪放一派则可见作者的思想。柔丽派内容狭隘，往往局限于作者个人的生活，不如豪放派的恢宏，不当以后者为别派而轻视它。又宋代许多词人皆非专门词家，他们心目中认词为“小道”，每每以作诗的余力为词，故词体有“诗余”之称。有此二因，所以词中的社会意义和人民生活便显得比诗不如。然而在这方面有当说明的两点：一是被它的形式局限着，不如杜甫、白居易他们的新乐府，字句无定，可以任意发挥；二是被它的艺术性局限着，它是以比兴为主的，不如用赋体的可以明显叙说。因此，我们如果要知道词中所包含的人民生活和社会意义，有时要从它表现的反面，或者从它的文字之外去体会，以作者所处的时代去印证。以前文论家所谓“言外之意”，所谓“言在此而意在彼”，便成了读词的方法。再者，南、北两宋词还有一大区别，就是：北宋词人不谙音律，词之入乐，皆由乐工，是先有调然后按调制词，故曰“填词”；南宋有名词人多善音律，能自制曲调，因之就音律精切而言，是北不如南的。在宋代，词是音乐文学。尽管它有本身的局限性，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它的价值和地位，它是继承唐代乐府而来的，由它产生了宋代的歌舞剧，又由它过渡到元人的散曲和杂剧，它在文学发展史上是不可忽视的一环。

凡 例

- 一、本书之作，用意在于将唐、五代、两宋词的主要流派，系统地介绍于读者，或者有助于了解祖国文学遗产中此体之内容及形式，以为创作现代文学作品之借鉴。所选录之作品与对作品之分析，必有未当者，姑存之以待专家之批评。
- 二、注释的文字不用语体而用浅近文言者，因以语体解词，比用文言有困难之处，且用语体的文字必三四倍于用文言者，又不免有过繁之弊。
- 三、本书释义中，于前人词话有可资以说明词学上某一问题，或可使读者对某一作家的了解得到明确的观念者，方始采用。采用之词话，未及注明某人、某书者，用意不在此也。且选者之意，以为前人词话未必全书皆佳，如未精研作品，先看词话，不知辨别，往往被引入歧途。又此类书籍亦非秘本，好学之士求之不难故也。
- 四、本书选录之标准，总论略有说明。未及入选的作家、作品，佳者尚多，好学之士自可泛览及之，本书原不求备也。

一、唐五代各家闺情词

附敦煌石室所出唐时民间词曲

温庭筠

庭筠本名岐，字飞卿，太原人。唐宣宗李忱大中年间，累应进士试不第。庭筠才思艳丽，每入试，押官韵作赋，凡八叉手而成八韵，时号温八叉，又最善鼓琴吹笛。宣宗好微行，常于旅店中遇温。温傲然问曰：“公非长史司马之流？”宣宗曰：“非也。”又问曰：“得非六参簿尉之类？”曰：“非也。”又宣宗喜唱《菩萨蛮》，宰相令狐绹请温代作二十首以进，并戒勿泄。温乃扬言于外，且讥之曰：“中书堂内坐将军。”又令狐绹曾以旧事访之庭筠。对曰：“事出《南华》，非僻书也。或冀相公，燮理之暇，时宜览古。”绹因积怒，乃奏庭筠有才无行，不予登第，终于方城尉。唐词，在庭筠前，诗人偶尔为之。庭筠专力此体，始有专集。其集名《金筌》，今无传本。朱孝臧刻温词名《金奁集》，共一百四十七首，不尽温作，真温词六十二首，加《尊前集》真温作《菩萨蛮》四阙，实得六十六首。

菩萨蛮

小山^{〔一〕}重叠金明灭^{〔二〕}，鬓云^{〔三〕}欲度香腮雪。懒起画蛾眉，弄妆梳洗迟。照花前后镜，花面交相映。新帖绣罗

襦〔四〕，双双金鸂鶒〔五〕。

〔一〕小山：枕屏上所画之景。〔二〕金明灭：屏上之金碧山水，因日久剥落，故或明或灭。〔三〕鬟云：唐时妇女挽鬟作环如云之状。〔四〕襦：短衣也。〔五〕金鸂鶒：以金线绣鸂鶒鸟于短衣上。

此调本二十首，今存十四首，此则十四首之一。二十首之主题皆以闺人因思别久之人而成梦，因而将梦前、梦后、梦中之情事组合而成。此首则写梦醒时之情思也。首言思妇睡梦初醒，见枕屏而引动离情。“小山重叠”，兴起人远之感；“金明灭”，牵动别久之思。次句言睡余之态。三、四句，梳妆也；曰“懒”、曰“迟”，以见梳妆时之心情。五、六句，簪花也；花面交映，言其美也。七、八句，着衣也；“双双”句，又从见衣上之鸟成双引起人孤单之感。全首以人物之态度、动作、服饰、器物作客观之描写，而所写之人之心情乃自然呈现。此种心情，又为因梦见离人而起者，虽词中不曾明言，而离愁别恨已萦绕笔底，分明可见，读之动人。此庭筠表达艺术之高也。

前 调

翠翘〔一〕金缕〔二〕双鸂鶒〔三〕，水文细起春池碧。池上海棠梨〔四〕，雨晴红满枝。绣衫遮笑靥〔五〕，烟草黏飞蝶。青琐〔六〕对芳菲，玉关〔七〕音信稀。

〔一〕翠翘：鸟尾长毛也。〔二〕金缕：本金线，此比言鸟毛也。〔三〕鸂鶒：水鸟。〔四〕海棠梨：即海棠花。〔五〕靥：面颊也。〔六〕青琐：刻有青色连琐纹之门。〔七〕玉关：玉门关，在今甘肃敦煌西北，唐时西边重地也。唐代闺情诗，多言妇人

思念久戍边疆之夫婿，故词家亦以此作题材。

此亦十四首之一。此首追叙昔日欢会时之情景也。上半阕描写景物，极其鲜艳，衬出人情之欢欣。下半阕前二句补明欢欣之人情。后二句则以今日孤寂之情，与上六句作对比，以见芳菲之景物依然，而人则音信亦稀，故思之而怨也。

皇甫松

松，一作嵩，字子奇，睦州人，工部郎中湜之子也。松自称檀栾子，遂以名其集。王国维从《花间》、《尊前》及《全唐诗》共辑得其词二十二首。

采莲子

菡萏〔一〕香连十顷陂举棹，小姑贪戏采莲迟年少。晚来弄水船头湿举棹，更脱红裙裹鸭儿年少。

前调

船动湖光滟滟〔二〕秋举棹，贪看年少信船流年少。无端隔水抛莲子举棹，遥被人知半日羞年少。

〔一〕菡萏：荷花也。 〔二〕滟滟：秋水光明也。

此二首中之“举棹”、“年少”，皆和声也。采莲时，女伴甚多，一人唱“菡萏香连十顷陂”一句，余人齐唱“举棹”和之。第二、三、四句亦同。此二首写采莲女子之生活片段，非常生动，读之如见电影镜头，将当日采莲情景摄入，有非画笔所能

描绘者。盖唐时礼教不如宋以后之严，妇女尚较自由活泼也。

韦 庄

庄字端己，杜陵人。唐昭宗李杰乾宁元年登进士第，官左补阙，奉使宣谕西川节度使王建，为建所留。及建据蜀称帝，庄为之规画制度，后官至吏部尚书同平章事。庄有宠姬，姿质艳丽，兼擅词翰。建闻之，托以教内人，强夺去。庄徒追念悲伤而已。后姬人得庄所作《小重山》词，不食死。五代国君之荒淫、文士之软弱以及妇女之被凌辱而能以死自明，于此可见。

女冠子

四月十七，正是去年今日，别君时。忍泪佯^{〔一〕}低面，含羞半敛眉^{〔二〕}。不知魂已断，空有梦相随。除却天边月，没人知。

前 调

昨夜夜半，枕上分明梦见，语多时。依旧桃花面，频低柳叶眉。半羞还半喜，欲去又依依。觉来知是梦，不胜悲。

〔一〕佯：伪也。 〔二〕敛眉：蹙眉也。

此二首乃追念其宠姬之词。前首是回忆临别时情事；后首则梦中相见之情事也。明言“四月十七”者，姬人被夺之日，不能忘也。“忍泪”、“含羞”，皆迫于强权、抑制情感之状。魂断、梦随，则情感萦系无已之语。次首乃从梦后忆梦中。“分

明”二字，言记忆甚真也。“羞”与“喜”并在一句，“欲去”与“又依依”亦并在一句，遂使心中复杂矛盾之情均能表达，既喜又羞，既不敢留又不忍去，写来甚工细而出语却自然。此种手法，与温飞卿异曲同工，故后人以之与飞卿并称温、韦。

小重山

一闭昭阳〔一〕春又春。夜寒宫漏〔二〕永，梦君恩。卧思陈事〔三〕暗消魂。罗衣湿，红袂有啼痕。歌吹隔重阊〔四〕。绕庭芳草绿，倚长门〔五〕。万般惆怅〔六〕向谁论？凝〔七〕情立，宫殿欲黄昏。

〔一〕昭阳：本汉殿名，此借指王建之宫。〔二〕宫漏：古时宫中以铜壶滴漏计时早晚。〔三〕陈事：陈旧之事也。〔四〕重阊：宫门也。〔五〕长门：汉宫名，汉武帝陈皇后失宠退居长门宫，此处借用。〔六〕惆怅：想望失意也。〔七〕凝：本水凝结成冰也，此言情凝结不开解也。

此代其姬人抒离情也。“春又春”，不止一年也。“梦君恩”，梦昔日韦之恩情也。下即因梦而更细思前事，不禁痛哭湿衣袂也。“歌吹”句，言别殿正在作乐；而已则独倚长门，满腹忧愁，无人可语，但凝情而对黄昏耳。细观此词，表面乃写汉陈皇后退居长门故事，实则代其姬人抒情，因恐犯王建之忌，故托言之也。其姬人能通文词，深知此意，故为之不食而死。

和凝

凝字成绩，后唐时为翰林学士，知制诰。石晋天福年

中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后汉时加太子太傅，封晋国公。周显德中卒，赠侍中。凝好为曲子，契丹号为曲子相公。集名《红叶稿》。

采桑子

蟠蛱^{〔一〕}领上诃梨子^{〔二〕}，绣带双垂。椒户^{〔三〕}闲时，竞学撈菹^{〔四〕}赌荔支。丛头鞋子^{〔五〕}红编细，裙窄^{〔六〕}金丝。无事嚬眉^{〔七〕}，春思翻教阿母疑。

〔一〕蟠蛱：蝎虫也，体白而长，诗人以比妇人之颈。〔二〕诃梨子：诃梨花白子黄，似橄榄而有六路，妇人绣作衣领上花饰。〔三〕椒户：以椒末涂户，取其香也。〔四〕撈菹：古代博戏也。〔五〕丛头鞋子：妇女鞋头作花丛起，所以约束裙幅，便行步也。〔六〕窄：行时裙作响也。〔七〕嚬眉：蹙眉也。

此写才动春情之少女也。一、二句，上身服饰也。三、四句，言其闺中嬉戏之事。五、六句，下身服饰也。末二句，少女烦闷之情，已为阿母所觉也。此词体会少女生活，极其细致，而用语不多，故是能手。

牛 峤

峤字松卿，一字延峰，陇西人，唐宰相牛僧孺之后。僖宗李俨乾符五年进士，历官拾遗、补阙、校书郎。王建镇蜀，辟为判官。后事蜀为给事中。王国维从《花间集》录出峤词三十二首为一卷。

忆江南

衔泥燕，飞到画堂前。占得杏梁安稳处，体轻惟有主人

怜，堪羨好因缘。

前 调

红绣被，两两间鸳鸯。不是鸟中偏爱尔，为缘交颈睡南塘，全胜薄情郎。

此二首乃借咏物以写闺人之怨情。前首羨燕子得人怜而安稳住在杏梁，以见人之不如燕。后首骂“薄情郎”不及被上所绣之鸳鸯，两两交颈不相离也。凡咏物之词，非专止描写物态，必须寄托人情。此二词，前三句皆写物态，两尾句点明人情，最为生动。词家论咏物有“不黏不脱”之说。此二首前三句，不脱也；后一句，不黏也。

菩萨蛮

玉楼冰簟〔一〕鸳鸯锦〔二〕，粉融香汗流山枕〔三〕。帘外辘轳〔四〕声，敛眉含笑惊。柳阴烟漠漠，低鬟蝉钗〔五〕落。须作一生拼〔六〕，尽君今日欢。

〔一〕冰簟：凉簟也。 〔二〕鸳鸯锦：锦被织有鸳鸯图案也。

〔三〕山枕：古人用屏风围枕，谓之枕屏，屏上画有山水，故词家称山枕；亦或枕上绣有山水也。亦或指两端突起似山之凹形枕。

〔四〕辘轳：井上汲水用之转轮木也。 〔五〕蝉钗：钗上饰以金蝉也。 〔六〕拼：舍弃也。

此首写男女欢会之私情。观七、八两句，有舍弃一切、拼却一生以求暂时之乐之意，可知此女必为封建制度所束缚，以致情爱无从自由发抒。正如《西厢记》之莺莺，一遇张生，便倾心相许也。三、四句，言欢情正洽，天已将明，早晨汲井之声，将其惊起。而第四句五字之中，表达三种态度，写生之